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隋文紀卷八

詳校官中書<sub>臣</sub>朱文翰

主事銜<sub>臣</sub>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sub>臣</sub>郭祚熾

謄錄監生<sub>臣</sub>鄧友樞

欽定四庫全書

隋文紀卷八

明  
梅鼎祚 編

楊玄感

素之子襲封楚國  
公遷禮部尚書

與民部尚書樊子蓋書

煬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  
苦役天下思亂玄感因移書旁郡各令發兵  
遣往東都告趙王侗子蓋等勒兵俱禦玄感  
於汲郡南渡河入洛屯尚書省時衆詣玄感  
轅門請自効者日有數千玄感與子蓋書遂  
進逼都城軍頻北復西圍闕中至閔鄉大敗  
自殺

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竝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寶歷宜固洪基乃自絕于天殄民敗德頻年肆青盜賊於是滋多所在修營民力為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

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北則千里無  
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  
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為我輔弼之惡子孫為我屏黜之  
所以上稟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  
心九州響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讐民庶相趨義形公道  
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  
在念社稷為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  
此執筆潛泣言無所具

隋書

天下治北史作天下又  
民並作人九州響應作九有咸

應潛注  
作潛然

李密

字玄邃其先遼東長平人襲父爵蒲山公舉兵稱魏公歸唐封邢國公拜光祿卿謀反誅

移郡縣書

英華作檄洛州文  
今從舊唐書作書

密起兵討破隋軍東郡翟讓推密為主號魏公城洛口以居復下迴洛倉而據之大修營塹以逼東都仍作書移郡縣記室祖君彥之辭也君彥齊僕射孝徵子為王世充所戮

大魏永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魏公府上國公元帥府

左長史邴元真大將軍左司馬楊德方等布告天下人

倫衣冠士庶等

舊唐書及文苑英華並無首段  
其後名爵亦多互異附注于後自元氣

肇闢厥初生人樹之帝王以為司牧是以義農軒頊之  
後堯舜禹湯之君靡不祇畏上玄愛育黔首乾乾終日  
翼翼小心馭朽索以同危履薄冰而是懼故一物失所  
若納隍而愧之一夫有罪遂下車而泣之謙德軫於責  
躬憂勞切於罪己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蟠木距於流沙  
瀚海窮於丹穴莫不鼓腹擊壤鑿井耕田致之昇平驅  
之仁壽是以愛之若父母敬之若神明固能享國多年  
祚延長世未有暴虐臨人克終天位者也隋氏徃因周

末預奉綴衣狐媚而圖聖寶肱篋而取神器及纘戎負  
展狼虎其心始瞋明兩之暉終干少陽之位先皇大漸  
侍疾禁中遂為梟獍便行鴆毒於是臯深於菑僕釁酷  
於商臣天地難容人神嗟憤加以州吁安忍閼伯日尋  
劍閣所以懷凶晉陽所以興亂甸人為罄淫刑斯逞夫  
九族既睦唐帝闡其欽明百世本支文王表其光大況  
乃隳壞磐石勦滅維城唇亡齒寒寧止虞虢欲其長久  
其可得乎其罪一也禽獸之行在於聚麀人倫之禮別



於內外而蘭陵公主逼幸告終誰謂數首之賢翻見齊  
襄之耻逮於先皇嬪御竝進銀環諸王子女咸貯金屋  
牝雞鳴於詰旦雄雉恣其于飛袒服戲陳侯之朝穹廬  
同冒頓之寢爵賞之出女謁遽成公卿宣淫無復紀綱  
其罪二也平章百姓一日萬幾未曉求衣晷晷忘食是  
以大禹不重於尺璧光武無隔於反支體此憂勤深慮  
幽枉而荒涵于酒俾晝作夜式號且呼酣嗜聲伎常居  
窟室每籍糟丘朝謁罕見其身羣臣希覩其面斷決自

爾不行敷奏於是停擁中山千日之飲酩酊無知襄陽  
三雅之杯留連詎比又廣召良家充選宮掖潛為九市  
親駕四驢自比商人見要逆旅殷紂之譴為小漢靈之  
罪更輕內外驚心遐邇失望其罪三也上棟下宇著在  
易爻茅茨采椽陳諸史籍聖人本意惟避風雨詎待珠  
玉之華寧須綈錦之麗故璿室崇構商辛以之滅亡阿  
房崛起秦族以之傾覆而不遵古典不念前車廣立池  
臺多營宮觀金鋪玉戶青瑣丹墀蔽虧日月隔閼寒暑

窮生人之筋力罄天下之資財使鬼尚難為之勞人固其不可其罪四也公田所藉不過十畝人力所供才止三日是以輕徭薄賦不奪農時寧積於人無藏於府而科稅繁猥不知紀極猛火屢燒漏卮難滿頭會箕斂逆折十年之租杼軸其空日損千金之費父母不保其赤子夫妻相棄於匡床萬邦則城郭空虛千室則煙火斷絕西蜀王孫之室翻同原憲之貧東海糜竺之家俄成鄧通之鬼其罪五也古先哲王卜征巡狩唐虞五載周

則一紀本欲親問疾苦觀省方俗乃復廣積薪芻多聚  
饗餼年年歷覽處處登臨從臣疲弊供頓辛苦而飄風  
凍雨聊竊比於前驅車轍馬跡遂周行於天下秦皇之  
心未已周穆之意難窮宴西母以歌雲浮東海以觀日  
家苦納結之勤人阻來蘇之望且夫天下有道守在海  
外夷不亂華在德非險長城之固戰國所為乃是狙詐  
之風非闢稽古之法而乃追踪秦代版築更興襲其基  
墟延袤萬里遂使屍骸蔽野血流成河積怨比於丘山

號哭動於天地其罪六也遼水之東朝鮮之地禹貢以  
為荒服周王棄而不臣示以羈縻達其聲教苟欲受人  
非求拓土又彊弩末矢不能穿於魯縞衝風餘力非敢  
動於鴻毛石田得而無堪雞肋食而何用而恃衆怙彊  
窮兵黷武惟在并吞不務長策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  
焚遂使億兆夷人隻輪莫返夫差喪國寔為黃池之盟  
苻堅滅身良由壽陽之役欲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於  
後復矢相顧墜弔成行義夫切齒壯士扼腕其罪七也

直言啓沃王臣匪躬惟木從繩若金須礪唐堯建鼓思  
聞獻替之言夏禹懸鞀時聽箴規之美而乃愎諫違卜  
妬賢嫉能直士正人皆由屠戮左僕射齊國公高潁上  
柱國宋國公賀若弼或文昌上相或細柳功臣暫吐良  
藥之言翻加屬鏤之賜龍逢無罪便遭夏癸之誅王子  
何辜濫被商辛之戮遂令君子結舌賢人緘口指白日  
而為盛射蒼天而敢欺不悟國之將亡不知死之將至  
其罪八也設官分職賈在銓衡察獄問刑無聞賂鬻而

錢神起論銅臭為公梁冀受黃金之蛇孟佗薦蒲萄之  
酒遂使彞倫攸斁政以賄成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積薪  
居上驗汲黯之言囊錢不如傷趙臺之賦其罪九也宣  
尼有言無信不立用命賞祖義豈食言自獨夫嗣位每  
歲行幸南北巡狩東西征伐至如浩釁陪蹕東都守固  
閔鄉野戰鴈門解圍自外征夫不可勝記既立功勲  
須酬官爵而志懷翻覆言亦浮詭臨危則勲賞懸授克  
定則絲綸不行異商鞅之資金同項王之剗印芳餌之

下必有懸魚惜其重賞求其死力走丸逆坂譬此非難  
凡百驍雄莫不讐忿至於匹夫叢爾宿諾不虧既在乘  
輿二三其德其罪十也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況四維不  
張三空總萃無小無大愚夫愚婦共識殷亡咸知夏滅  
罄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是以窮  
奇災於上國狹狹暴於中原三河縱封豕之貪四海被  
長蛇之毒百姓殲亡殆無遺類十分之計才一而已蒼  
生凜凜咸憂杞國之崩赤縣嗷嗷俱愁厯陽之陷且國



祚將改必有常期六百喪殷之年三十終姬之數故識  
錄皆云隋氏三十六年而滅此則厭德之象已彰代終  
之兆先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況乃攬捨竟天申繻謂  
之除舊歲星入井甘公以為義興兼以朱雀門燒正陽  
日食狐鳴鬼哭川竭山崩竝是宗廟為墟之妖荆棘旅庭  
之事夏氏則災釁非多殷人則咎徵更少牽牛入漢方知  
大亂之期王良策馬始驗兵車之會今者順人將革先  
天不違大誓孟津陳盟景亳三千列國八百諸侯不謀

而同辭不召而自至轟轟隱隱如霆如雷雕虎嘯而谷  
風生應龍驤而景雲起我魏公聰明神武齊聖廣淵備  
七德而在躬包九功而挺出周太保魏國公之孫上柱  
國蒲山公之子家傳盛德武王承季歷之基地啓元勳  
世祖嗣元皇之業篤生白水日角之相更彰載誕丹陵  
天表之文斯著加以姓符圖緯名協歌謠六合所以歸  
心三靈於焉改卜文王厄於羑里赤雀方來高祖隱於  
陽山彤雲自起兵誅不道赤伏至自長安鋒銳難當黃

星出於梁宋九五龍蜚之始大人豹變之初歷試諸難  
大敵彌勇上柱國司徒東郡公翟讓功宣締構翼亮經  
綸伊尹之贊成湯蕭何之輔高帝上柱國總管厯城公  
孟讓上柱國左武侯大將軍單雄信上柱國右武侯大  
將軍徐績柱國大將軍左長史邴元真絳國公裴行儼  
等竝運籌千里勇冠三軍擊劍則截蛟斷鼉彎弧則啼  
猿落鴈韓彭絳灌成沛公之基寇賈吳馮奉蕭王之業  
復有蒙輪挾輶之士拔距投石之夫冀馬追風吳戈照

日魏公屬當期運撫茲億兆躬擐甲胄跋涉山川櫛風  
沐雨豈辭勞倦遂興西伯之師將問南巢之罪百萬成  
旅四七為名呼吸則河渭絕流叱咤則嵩華自拔以此  
攻城何城不克以此擊陣何陣不摧譬猶決滄海而濯  
殘熒舉崑崙而壓小卵鼓行而西百道俱進以四月二  
十一日屆於東都而昏朝文武留守段達常津皇甫無  
逸等昆吾惡稔蜚廉奸佞尚迷天數敢拒義師驅率醜  
徒衆有十萬自迴洛倉北遂來舉斧於是熊羆角逐貌

虎爭先因爾倒戈之心乘我破竹之勢曾未旋踵瓦解  
冰消坑卒則長平未多積甲則熊耳為小達等助桀為  
虐嬰城自固梯衝亂舞徒設九拒之謀鼓角潛鳴空凭  
百樓之險驚集衛幕魚游宋池殄滅之期匪朝伊夕然  
興洛虎牢國家儲積我竝先據為日久矣又得迴洛復  
取黎陽天下倉儲盡非隋有四方赴義萬里如雲足食  
足兵無前無敵裴光祿仁基雄才上略受脤專征遐邇  
攸憑安危是託乃識機知變遷虞事夏袁謙擒於藍水

張須陁獲在滎陽竇慶戰沒於睢陽郭絢授首於河北  
隋之亡候斷可知也清河公房彥藻近東戎律略地東  
南師之所臨風行電擊安陸汝潁隨機蕩定淮安齊陽  
俄然送款徐圓朗已平魯郡孟海公久破齊陰於是海  
內英雄咸來嚮應封民瞻取平原之境郝孝德據黎陽  
之倉李士雄虎視於長平王德仁鷹揚於上黨滑郡公  
李景考功郎中房孝基發自臨渝劉興祖起於北朔崔  
白駒自潁川起房獻伯以謨郡來各擁數萬之兵俱期

牧野之會滄溟之右函谷以東牛酒溢於軍前壺漿迎  
於道左諸君等並衣冠世胄杞梓良材歆神靈澤之秋  
裂土封侯之始豹變鵠起今也其時鼉鳴龜應見機而  
作各宜鳩率子弟共建功名耿弇之赴光武蕭宗之奉  
高帝當以金章紫綬華蓋朱輪富貴以重當年忠貞以  
傳奕葉豈不盛哉若隋代官人同夫桀犬尚荷王莽之  
恩仍懷蒯瞞之祿審配死於袁氏不如張郃歸曹范增  
困於項王未若陳平從漢魏公推以赤心當加好爵擇

木而處幸不自疑脫其猛虎猶與舟中敵國風沙之民  
共縛其主彭寵之僕自殺其君高官上賞即以相授如  
暗於成事守迷不返崑岡縱火玉石俱焚爾等噬臍悔  
將何及黃河帶地明余旦旦之言皎日麗天知我勤勤

之志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隋後畧  
黔首作黔

肇開英華作肇改  
庶薄冰舊唐書作

春冰是懼英華作為懼是以書作所以長世英華作  
長久續我書作續承罪深作禍深天地難容人神嗟  
憤英華作天地之所不容神明之所嗟憤日尋一作尋  
戈所以興亂作於焉起亂況乃書作況復禮作體于飛  
作羣飛之出作不出忘食作不食不重作不貴無隔於  
反支作不隔於反體誤自爾書作自此於是英華作於



馬飲作酒無知作無名殷受書作殷辛璿室英華作璿  
室秦族以之書作二世是以前車作前章多營英華作  
多為固其作固知藉作徹無藏於府作不藏府庫科英  
華作課日損千金之費作日有萬金之用萬邦書作萬  
戶十室作千里斷絕作斷減多聚作多備前驅書作先  
驅馬跡英華作馬蹤海外作海內固書作役襲其基廬  
英華作廣營基趾蔽野成河作遍野成川比於丘山書  
作滿於山川不能穿作理無穿非敢作詎能食書作啖  
怙強窮兵作怙力強兵唯在井吞不務長策英華作務  
在吞併不務長策將自焚作則自焚壽陽書作壽春黃  
雀於後作挾彈在後髻弔作髻而成行一作連行鞞作  
鞞妬作蠹戮作害便遭英華作遂遭緘口作鉗口比盛  
作為盛賂驚書作販驚駭書作同至如英華作至於守  
固作固守解圍作破圍征夫作征伐官爵作爵賞求其  
書作求人譬此作匹此莫不作誰不既在英華作況在  
三空總萃書作三靈摠瘁按三空見後漢陳蕃傳之計

作為計凜凜一作慄慄赤縣書作赤子喪殷終姬作殷  
喪姬終數作世宗廟為墟之妖荆棘旅庭之事英華作  
宗廟為丘墟之狀荆榛是旅庭之事夏氏作夏后陳盟  
書作陳命神武英華作文武色九功而挺出作包九有  
而挺秀元皇英華作皇室更書作便圖緯英華作圖織  
於馬書作所以長安一作安平黃星出於梁宋一作黃  
屋出於梁苑並非贊書作佐輔英華作奉截蛟斷鼉英  
華作斬蛟截鼉啼猿書作吟猿照日作照月撫茲一作  
拯斯書作伏茲遂興作遂起成旅英華作軍旅不克書  
作不陷西書作進進作前四月作今月尚迷作久迷義  
師作義兵因爾作因其為小作為少助樂作助紂潛鳴  
作將鳴虎牢作虎罕我並作我已又德作既得復取作  
又取倉儲書作之倉英華作倉廩赴義英華作起義上  
畧書作上將受脈專征英華作受命東征遷虞作遷殷  
雖陽書作淮南作淮南久破齊陰作又破齊陽孟海公上有上柱

國東平士雄作士才房孝基書作房山基臨榆作臨渝  
房獻伯作方獻伯世胄英華作華胄歆神靈澤書作神  
鼎靈繹今也英華作今正龜應書作鼇應蕭宗作蕭何  
華蓋英華作軒蓋忠貞作珪璋同夫祭犬書作同吠堯  
之犬祿英華作詐張邵作張洽幸不書作令不猛虎作  
猛獸爾等作義等帶地英華作帶礪志作意天下書作  
海內 數首舜女弟 唐書東郡公  
孟讓 歷城公孟暢英華諫作齊郡公

與袁子幹書

子幹仕隋為涪州刺史竇建德攻  
陷涪州為其所虜 祖君彥作

久藉英風末由披覽其為卷佇夢想增勞寒勢轉嚴比  
當清吉久事昏朝無乃勤悴夫福善禍淫實上天之常  
道兼弱攻昧迺往哲之成規自昏狂嗣位棄德崇姦疲苦

生民塗炭天下是以暴骨滿於原野積惡比於丘山莫  
不奮白旄而誅獨夫仗朱旗而勦二世孤為海內豪傑  
共推盟主百萬義師大會河洛因苦秦之衆乘厭紂之  
機共救蒼生大造區夏振茲長策濟此橫流義勇如雲  
林合響應東窮海岱南徹江淮三分宇宙二為我有公  
早發風雲之志獨宣王佐之才理追寇鄧之名當慕韓  
彭之氣何乃頓為殘賊迷復成凶竭力昏亂之朝盡節  
危亡之國同扶累卵如坐積薪靜言思之可為長嘆秦

則楊熊李由竝從顯戮晉則荀晞王浚悉見殲亡詎若  
微子去殷伊生歸亳擅榮寵於當年傳功名於後代知  
公素有赤誠思來歸義見機而作不容淹久今授公上  
柱國東平公告身隨送至宜檢納脫更遲疑必為人制  
王世充自守西洛前後四度摧剪死在朝夕翹足可見  
薛雄比從涿郡欲赴黎陽竇建德逆往邀擊隻輪無返  
公之羸卒其數非多北顧西瞻何所憑賴然白馬之津  
諸軍雲合船車下栗臚艦相尋足食足兵如貌如虎四

面攻圍千里援絕地不可入天不可登兵戈一臨何處  
逃死吉凶二理幸自圖之故遣使指具宣德意

文苑英華

### 與郇王慶書

慶為高祖從弟河間王弘之子初以祖元孫  
養於外家因冒姓郭累遷滎陽太守密既屯  
鞏洛東得黎陽河南郡縣莫不嚮應惟滎陽  
不下密以一城之地不足以動大兵先命行  
人開陳禍福于時江都凶問亦至慶得書遂  
降後從王世充及敗歸唐 文苑英華作魏  
徵為李密檄郇王慶文隋書作書 舊唐書  
魏徵傳大業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密  
召徵使典書記密每見其疏稱善遽使召  
之密進說不用因拂衣去密敗隨密歸唐

早挹芳猷未諧披展甚為翹佇興寢增勞寒勢轉嚴比  
得清吉及處危城無乃憂悴自猜狂嗣位多厯歲年剝  
削黔黎塗毒天下瓊室瑤臺之麗未極驕奢糟丘酒池  
之荒非為淫亂加以違忠臣之諫從婦人之言殺戮忠良  
科稅無已是以蝟毛而起豹變其文共舉義旗同剪凶  
虐今者屯營輦洛開發太倉賑恤饑羸咸從克健吳戈  
電照隸首箠而無窮冀馬雲屯弘羊計而難盡是以八  
方竝湊萬里俱來莫不期入關以亡秦爭渡河而滅紂

東窮海岱南洎江淮凡厥遺黎承風慕義唐公起兵晉  
陽軍臨灞岍三秦父老千里犒師叶義同心共為犄角  
元寶藏武陽興義即取黎陽燕趙之郊來蘓成詠惟榮  
陽一郡仍獨守迷爰以宗盟尚疑銜壁敬陳鉞藥冀愈  
膏肓夫微子紂之元兄親寔為重項伯籍之季父戚乃  
非疎然猶去朝歌而處周背西楚而歸漢豈不眷戀宗  
祊留連骨肉但為識寶鼎之將移知神氣之先改河決  
不可壅樹顛不可維所謂玄覽通人明鑒君子者矣而



王之先代家住山東本姓郭氏乃非楊族止為宿與隋  
朝頗有勲舊遂得預沾磐石名在葭莩婁敬之與漢高  
殊非血胤呂布之於董卓良異天親芝焚蕙歎事不同  
此又王之昏主心若豺狼讐忿同胞有逾沈閼惟勇及  
諒咸罄旬師魏文之毒任城漢武之鴆河獻假使宗祧  
是一疎不間親況乃族類為非有何疑阻王之為臣無  
所獻納不能曲突徙薪除煩去惑致令四海鼎沸百姓  
亂麻高壘深溝自固而已藩屏之寄豈若是乎欲免大

責其可得也為王計者莫若舉城從義開門送款識幾  
知變足為美談乃至子孫長守富貴今王世充屢被摧  
破偷存漏刻段達守東都窘迫自救無聊世充朝亡彼  
便夕死又江都荒酣酒色流湎忘歸內外崩離人神怨  
憤上江米船皆被抄截士卒饑餒半菽不充事切析骸  
義均煮弩舉烽火於驪山諸侯莫至浮膠船於漢水還  
日未期近得朱粲啓詞銳師百萬以破襄陽摠帥熊羆  
沿流東下尅期指日定滅江都分項籍於五侯切王莽

於千段王獨守孤城援絕千里餽糧之計僅有月餘弊  
卒之多才盈數百有何恃賴欲相抗拒求枯魚於市肆  
即事非遙因歸鴈以運糧竟知何日然城中雄傑王之  
腹心思殺長吏將為內應只恐禍生匕首蒙起蕭牆枉  
以七尺之形徒償千金之購可為寒心可為酸鼻者也  
今貔貅百萬馬首欲東惟待王世充破了鼓行東邁梯  
衝亂舞鼓角潛鳴笑號叔之死馬悲襄陽之嘿類南陽  
首齟封侯之事杳然東門逐獵臨行之嘆何晚深相愛

惜裂帛裁書幸可三思自求多福

鄴洛鼎峙記

猜狂

隋書作昏狂黔黎作

生民塗毒作塗炭同剪作戡翦並湊作同德遺黎作遺人晉陽英華作黎陽誤仍獨書作王獨爰英華作爰誤元兄作長兄親書作族然猶作然其將移作先移頗有作先有止為作只為名在作遂在豺狼作虎狼警忿作儲忿有甚作乃逾有何疑阻作何能自保識幾知變至自救無聊隋書作安若太山高枕而卧長守富貴足為美談乃至子孫必有餘慶今王世充屢被摧蹙自救無聊偷存畧漏詎能支久改達韋津東都自固何暇圖人達便夕死英華作彼夕死江都作東都誤荒酣流酒書作荒酒流宕人神一作人情援絕書作絕援有何一作何以求作飛非遙作未遙雄傑書作豪傑內應作內啓起作發枉作空形作驅償作懸先代北史作先世內

骨肉  
外作

## 致唐公李淵書

密大破王世充于洛北修金墉城居之有衆三十餘萬東至海岱南至江淮郡縣遣使歸密密負其強盛欲自為盟主及高祖為唐公起義密致書呼高祖為兄請合從以滅隋欲與高祖為盟津之會大略云其指以弑後主從代王時高祖方安輯京師未遑東討乃令記室溫大雅報書卑辭推獎以驕其志密得書嘉悅示其部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可定矣壺關錄云唐高祖心兵壽陽衆號五十萬遣仁則賁書至密作書報之

頃者皇綱失統人神雜擾運窮陽九數終百六四海業業常懷逐鹿之心百姓嗷嗷家有占烏之望故炎帝衰

則軒轅出夏癸亂而成湯起尚勤二十七位終勞五十  
三戰大拯橫流重安區域及周之季世七雄盜據漢之  
末葉三分鼎峙雖由天時亦由人事自大業昏凶年逾  
一紀牝雞司晨飛虎擇肉遊畋莫返終傷五子之歌宮  
室奢侈寧止百金之費加以巡幸靡極役用無窮筋力  
盡於征伐賦稅窮於箕斂夫行妻寡父出子孤溝壑如  
亂麻之多大陵有積屍之氣兄雄圖早著壯志遠聞白  
武安之用兵張文成之用策遂能見機而作觀釁而動

奮臂鵲起拂衣豹變是知一繩所繫寧維大樹之顛阿  
膠欲投未止黃河之濁昔項伯亂楚微子去殷非夫明  
哲豈能及此與兄派流雖異根系本同俱稟鳳喙之風  
共承龍德之後實願永作維城長為磐石自惟虛薄幸  
藉時來寓內英雄共推盟主銳師百萬成旅上將四七  
成羣牛馬谷量羅紈山積開巨橋之粟襁負攸歸食教  
倉之米人夫斯賚故能長淮之地滄海以西莫不厭筐  
玄黃爭獻牛酒轟轟隱隱如霆如雷滅周者九鼎知輕

亡秦者三戶雲衆況晉陽之城表裏山川共為唇齒天下誰敵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豈不休哉願遣步騎數千次於河內聽待至日即欲會盟言時面奉光儀親論進止東都江都消息來去具知動靜今涼風已晉大火將流民略務殷惟宜動息儻蒙親降玉趾側聽金聲雲霧既披適願無已

按蒲山公傳密答書曰使至辱今月十九日書似非此書也

唐公李淵答李密書



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蜚赤縣邱墟黔黎塗炭布衣戍  
卒鋤耨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彊弩圍城  
撫撫周原僵屍滿路昭王南巡汎膠舟而忘返匈奴北  
熾將被髮於伊川輦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  
敢指忽焉至此自貽伊戚七百之基窮於三世周齊以  
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吾雖庸劣  
幸承餘緒出為八使入典八屯雖云位未為高足成非  
踐

此上下  
有脫誤

素飡當職俛俛叨榮從容平勃之間誰云不

可但顛而不扶通賢所責主憂臣辱無議徒然等袁安  
之流涕拯賈生之痛哭所以仗旗投袂大會義兵綏撫  
河朔親和蕃塞一匡天下志在尊隋以弟見機而作一  
日千里鷄鳴起舞豹變先鞭啓宇當塗聿來中土兵臨  
邾鄆將觀周鼎屯營教庾酷似漢王前遣簡書屈為唇  
齒今辱來旨莫我肯顧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為牧  
非子而誰老夫年餘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  
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藉見容復封

於唐斯榮足矣殪商辛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鑒興南幸恐同永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為茂草興言感嘆實疚于懷脫知動靜遲數貽報未面虛遲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

壺關錄

錄無忽焉至此至未有如此之酷者也一段舊唐書無吾雖庸劣至莫我肯顧一段今各增入鋤稷棘矜錄作主上民錄作庶兆庶作庶兆

### 招道士徐鴻客書

密在洛口得唐高祖報書謂天下無可慮遂  
專事隋齊方士徐鴻客上經天緯地策一篇  
於密軍旅揮霍失其本文題其封曰大衆既  
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勸密乘  
進取之機因士馬之銳沿流東指直詣江東  
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雖未遑遠略心異其  
言以書招之鴻客晦  
跡林野莫知所之

齊州長史至得所上竒策一篇理智優長文采密麗覽  
而味之嘉翫無已夫天地閉賢人隱少微光處士見是  
以崆峒之上軒轅問於廣成汾水之陽唐帝從於齧缺  
是知肥遁為美齊物攸歸雅節與蘭桂俱芳高風共雲

霞競遠孤門承世胄地藉餘緒平生大志豈圖富貴只  
為時逢版蕩代屬艱虞戩海水之羣飛憫蒼生之塗炭  
便與二三人傑百萬武旅欲受降于軹道將問罪于商  
郊未遇玄女思逢黃石詎有啓沃謀猷弼成韜鈴者也  
仙師學究本原術苞奇政八風五星之候玉臺金匱之  
書莫不洞曉於心若指諸掌今龍戰于野鶴翔寥廓或  
出或處且變且更濡足援手是曰仁人除暴靜亂方稱  
君子贊我興運今也其時師宜躡屩擔簦用虞卿之禮

披榛輓輅襲婁敬之風引領瞻望拂席相待遲聽鄙生  
之談方聞左車之說桂樹山幽歲云暮矣桃花源穴想  
見其人冬首薄寒比如宜也想攝養有方當無勞慮庶  
不遠千里早赴六軍孤已勒彼州令以禮相送冀面非  
遙遣此不多及

壺關錄

詎英華作誰仙師作尊師書

作形鶴作鵬且變下英華有誤脫援手

作授首末句云冀  
面披述書不盡言

房彥藻為李密與竇建德書

彥藻為魏公府  
左長史一作機

公逸氣縱橫鷹揚河朔引蘭山之驍騎驅易水之壯士

跨躡燕齊牢籠趙魏好通戎夷聲振華夏昔隗囂之居  
隴上非不險也項籍之據彭城非不強也然而援無所  
恃躬違歷數遂使楚徒歔歔於垓下秦泥不封於函谷  
故托身得地竇融保西河之功協契非人劉表喪漢南  
之業魏公英雄電逝類晨風之拂北林率土星奔甚涓  
流之赴東海今隋主拘囚於世充身制於朱粲白旗之  
首已懸烏江之船未艤去月二十日總管兵馬會同黎  
陽莫不投蓋蒙輪賈勇求敵遠懷歸義分討不庭公能

觀火鹿臺枉道垂報或以冀方猶梗願協力齊盟南臨  
則黃河可清北指則幽雲自捲公之遠度宏規高勲茂  
績必將俯盼伊呂吞併韓彭自餘碌碌復何足數絳灌  
尚警干戈未戢想軍旅之事各有司存指縱之勞無疲  
於明鏡也內懷惻愍形於翰墨情之所寄言不能適

文苑

英華

竇建德

貝州漳南人初為盜依東海公高士達  
累破隋軍自稱夏王為唐秦王所滅

遺唐秦王李世民書



初越王侗授王世充相國封鄭王建德亦舉兵自稱夏王與世充結好世充廢侗自立乃絕之濟陰人孟海公據周橋城以掠河南建德自渡河擊之時秦王攻世充於洛陽建德用劉斌計遣聘世充會世充亦自乞師建德渡河與世充相援水陸並進壁成臯東原築原板渚使孔德紹為書遺秦王秦王報之追逼虎牢戰敗被擒斬于長安市 英華一作孔德紹為建德檄秦王文

德紹為建德內史侍郎

夏王敬問唐秦王彼朝發跡太原奄有關內鄭氏光啓伊洛崇建宗社子則創基燕趙包舉山東鄭國何辜興師致討深懷固存不憚濡足方今千乘雷動萬騎雲屯

投石拔距蒙輪擊劍統三燕之義勇驅六齊之雄傑制勅  
敵如拾遺珍高墉若摧朽鄭都鞠旅誓衆雪讐我師躍  
馬礪戈克蕩氛祲彼則外無救援內絕軍糧將聽楚歌  
之聲方見峻陵之哭若能反鄭國之侵地守秦川之舊  
邦更修前好不乖來請

秦王李世民報竇建德書

雲霧不披山河在望企余之歎良用興懷鄭息有違齊  
楚交絕自遠勞師旅當甚疲弊國家與彼本無仇隙彼

之於我未始猜嫌往者趙魏諸藩皇風久扇恒衛之地  
素為我有足下首為寇亂屢來侵奪但以淮安喪師責躬  
由已公主飄寓歸寧本朝竝得保宥危亡負荷大惠親  
鄰之好昭然著明雖則俘若王官翦同羈馬既懷坦蕩  
曾無蒂芥庶此冠蓋相望輜軒繼軌引弭兵之義敦方  
穆之期如何言不由衷翻懷慝怨無名之舉遽發危機  
背德之蹤遂為戎首吁可怪也良深歎息王世充滔天  
猾夏自貽伊戚疊毒三川腥聞四國皇情軫慮哀彼黎

元推轂投戈申茲弔伐走以不武奉遵朝寄自揚旌河  
洛結壘伊瀍拯弊除凶屢推羣醜其餘渠魁危蹙獨保  
孤城重圍已合自知淪敗苟延朝夕之命空為銜誘之  
言其濟惡反善雷同寇逆適所以心同霸楚若非國家  
膺圖受籙剪暴除凶亦當并吞東夏自稱西伯足下豈  
不屈膝稽首著在前聞飾智詭詞以分謗亂渝盟背惠  
職此之由又世充與足下舊稱和好中塗翻覆罕能結  
誠遣使頻說匈奴欲令侵伐冀土外欺內忌惟利是圖

居安尚不自存處危何力之有決今糧儲罄竭帑藏空  
虛析骸煮弩命懸晷刻足下欲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  
千金之資坐求外費理殊畫餅未見其宜足下前者殉  
地屠城親至東境孟海公歷時抗禦未即從順頻令告  
急請我師救見逼求和義所不取是以案兵辭使恩全  
世充又我國家不遑及遠海公援絕方歸執事假我風  
雲差無負德策下諸州鄰近東鄙以足下風牛罕及停  
戈靡戒農居安堵未相猜貳所以曹公兵前竝追足下

乘我無虞之城貪冒尋常之地進無投迹之所退有迷  
據之色誰為計者良非上筭比者漳滏喪沒既往不追  
河濟傾淪成事誰咎今乃過相陵侮方深起難所以故  
到成臯佇承來旨昨者前茅警路候騎啓行乃與足下  
中途相遇旌麾未列鋒鏑暫交彼之士馬自相騰踐郊  
勞之儀遂爽犒師之禮未通雖則為彼禍先能無懷愧  
國家夷兇撥亂惟以匡時濟俗不欲窮民極武專任甲  
兵故蓄銳停師冀聞擇善可否之事幸速圖之若不獲

命終為怨府雄夫奮其智勇猛士發其餘怒諸軍霧合  
指日風驅屬橐鞬於中野縱矢鏑之餘費燎原覆醢雖  
悔難追必欲繼好息民更敦前況兵交使往遲覽還音

大唐創業起居注 翦英華作前左傳翦我羈馬自貽  
伊戚豐毒三川一作自貽伊豐毒被三川必欲作必然

蕭銑

報岳州校尉董景珍書

銑後梁宣帝曾孫宣帝本梁岳陽王蕭詧子  
至明帝歸稱藩於周周亡孫琮朝隋留長安  
降為莒公而後梁亡煬帝初銑為羅川令大  
業十三年景珍等同謀叛隋衆欲推景珍為

主景珍因推銑遣人諭意景珍大悅報書遂  
舉兵自稱梁公及僭帝號封景珍為晉王唐  
高祖詔趙郡王孝恭討之景珍遣詣孝恭送  
款為其麾下所殺銑力屈遂降斬于都市

我之本國昔在有隋以小事大朝貢無闕乃貪我土宇

滅我宗祊我是以痛心疾首無忘雪耻今天啓公等

闕

協我心事若合符豈非上玄之意也吾當紀率士庶敬

從來請

書 舊唐

同前

書 新唐

我先君昔事隋職貢無廢乃貪我土宇滅我宗祊我是



以痛心疾首思刷厥耻今天誘乃衆公等降心將大復  
梁緒徼福於先帝吾敢不糾厲士衆以從公哉

李靖

本名藥師雍州三原人仕隋馬邑郡丞入唐歷尚書右僕射封衛國公

### 獻西嶽書

布衣李靖不揆狂簡獻書西嶽大王閣下靖聞上清下  
濁爰分天地之儀晝明夜昏乃著人神之道又聞聰明  
正直依人而行至誠感神信不虛矣伏惟大王差我擅  
德肅典凝威為靈術制百神配位名雄四嶽是以歷像

清廟作鎮金方遐規歷代哲王莫不順時禋祀興雲致  
雨天寶肯從轉孽為祥何有不賴嗚呼靖者一丈夫爾  
何得進不偶用退不獲安呼吸若窮池之魚進退似失  
林之鳥憂傷之心不能自已社稷凌遲宇宙傾覆奸雄  
競逐郡縣土崩遂欲建橫行雲飛電掃斬鯨鯢而清海  
岳卷氛祲以闢山河使萬姓昭蘇庶物昌運即應天順  
時之作也又大寶不可以妄據欲杖劍竭節未有飛龍  
在天捧忠義之心身濟世志吐肝膽於階下惟神鑒之

願告退之機遂得平生之志有賽德之時終陳擊鼓若  
三問不對亦何神之有靈然後即靖斬大王頭焚其廟  
建縱橫之畧亦未晚也惟神裁之

楊東里跋曰右李衛  
公真蹟蓋厭隋亂已

極負濟世之志奮欲有為而咨之神明之辭也士重乎  
立志養氣衛公此書志已先定而氣蓋宇內矣是以卒  
能輔明主而建功業焉其書亦佳石刻在廟西鼎按  
唐劉餗隋唐嘉話衛公始困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  
且請告以位宦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  
去出廟門百許步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不見人  
後竟端揆據此亦不言有書也此書  
詞指庸謏恐好事者援嘉話為之耳

### 陳子良

隋新城郡東曹掾蕭平仲誄

蕭平仲字某蘭陵人也梁文皇帝之玄孫鄱陽王之曾孫也鄱陽嗣王之孫定襄侯之第五子也派清瀾於天潢分喬枝於若木君降生昴宿挺質珪璋孝友溫恭仁慈亮直其形曲而雅其神俊而明耽思羣書研精衆藝盡人間之能事極天下之奇才淮江貴遊獨稱領袖故可以坐覲羔鴈俯拾朱紫至如南山為志不能北面事人詩書自娛耻與絳灌等列洎有陳失馭西遷於隨而

兄弟十人白晳斯在棠棣之詠事等姜肱君子義之高  
其行也屬皇朝有道咸序搢紳乃拜吏部員外郎東宮  
學士冀州司法參軍禮部員外郎新城郡東曹掾從班  
列也君莅政能官咸熙庶績所在遺愛置言成範至如  
纓紱之士草萊之客莫不聆嘉聲而雲萃食德音而風  
趨李膺曩號楷模王商昔稱賢智方之蔑如也適應入  
踐常伯超補台司如何靈祇殲我明哲春秋五十有五  
大業九年二月十五日卒於新城郡之官舍嗚呼哀哉

余與夫子頗有親連少敦莫逆既同羈旅彌篤綢繆非  
無陸機之書尚有鍾儀之操誰謂吉士奄逐隙駒嗟乎  
盛年何時促之如此也嗚呼哀哉昔之絃絕軫歎聞笛  
傷心余雖謝古人寧不悽慟是知身沒名存實由著述  
况復故人景行何能泯之敢以聞見乃作誄曰

嗚呼哀哉粵若高祖大造惟梁德侔五帝道冠百王亦  
看作梗黃屋云亡有嬌之俊應運遐思君之顯考耻為  
委質在行既高居賓坦逸篤生夫子如披雲日儀形信

典聲名本寔機神電舉雅調風生還同照乘有類連城  
學逾班固才冠劉楨金湯失險天厭有陳幸逢隋德預  
沐堯民青蓋西度紫氣東淪依依去楚悽悽入秦梁毫  
之郊忽傾風樹結廬狎鳥穿池憑霧兄弟十人義聲咸  
布爰降綸紱特預銓衡龍樓振藻司冠馳名俄居郎署  
昇朝擅美含香趨奏事禮承祀抑抑威儀彬彬文史浩  
水既臨鄴城是面視民如傷事心惟戰周震善政潘岳  
能官企彼前哲顧已非難余之室人君之從妹加以篤

歎頗蒙提誨銘之在心沒齒唯佩契濶關隴連翩冀代  
余任主簿眉山之川亟會琴臺兼遇名賢花朝月夜置  
酒題篇近之新城暫申累日謂君積善永保元吉不言  
別後忽嬰斯疾如何清輝奄辭蘭室嗚呼哀哉承諱驚  
惶聞喪慟泣前悲未盡後哀仍集白馬不追素車安及  
悲人世兮太促歎死生兮異路玄壤冥兮難窮黃泉寂  
兮易暮客位空而聚塵書臺掩而生靈嗟古人兮神交  
念往昔兮虛通淚有竭兮心尚感聲有止而哀無窮宿



草衰兮凝秋露白楊慘兮生悲風痛遊魂兮安在徒醜

酒兮招空嗚呼哀哉

文苑英華

陳叔達

字子聰陳宣帝第十六子封義陽王歸隋為絳郡通守歸唐終禮部尚書

少帝冊唐王九錫文

舊唐書叔達為唐高祖丞相主簿與溫大雅掌機密

禪代文詰多其所為

於戲維爾假黃鉞使持節大都督內外諸軍事錄尚書  
大丞相新除相國總百揆唐王夫乾道貞觀四象所以  
運行坤德舍弘萬有馮其載育是以天地交泰資始由

乎聖人陰陽順成總已歸其元輔故能陶甄品物代彼  
天工息四海之羣飛迴三靈之掩耀百揆時序五典克  
從雖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方斯蔑如也今將  
授王典冊其敬聽朕命上天不造降禍于我國家高祖  
棄盛業而昇龍太上釋寶圖以委御王室如燬喪亂弘  
多數屬道消時鍾代季郊廟絕主有若綴旒則我祖宗  
之業已墜于地矣王應休明之運從兆人之欲奉七璽  
於代邸飛六轡於周京此乃綱我絕維有大造於皇家

者也曩者塞表省方羣胡反噬矢流君側圍甚平城淪陷指期陷危莫恤王釋位同謀總伐千里晨炊蓐食倍道兼行匈奴遠跡乘輿反正此則王之功也歷山飛稱兵燕趙妄假名號河朔響應山西屯結王首啓戎行大殲醜類此又王之功也夷狄貪婪屬犯關塞驅迫良善殺畧吏人王鞠旅理兵卷甲長駕追奔逐北掃地無遺此又王之功也王威徒黨潛謀逆亂外交邊裔內騁奸回實繁有徒傾覆宗社王收殲克渠罪人斯得此又王之

功也四郊多壘三輔倒懸黃巾示宮闕之名赤眉為園陵之禍凶荒仍歲荆棘旅庭王投袂義舉星言電邁取霍邑如摧枯舉秦關如反掌克清河渭志存匡復此又王之功也北荒獯鬻事藉羈縻比者中原多故龍堆道絕王式過有方款關請吏更敦鄰睦復我舊藩此又王之功也汾晉地險逋逃攸聚山藏川量負罪稽誅類馬騰之乞活同嚴尤之盡赦王懷柔伏叛杖信示威交臂屈膝申其向化此又王之功也河潼轉漕密邇關畿京

坻委積由來尚矣羣凶據竊一鼓而崩此又王之功也  
京師危迫奸臣放命異一相之居內同四凶之扇禍王  
大誓師旅興言感慨蕩清上國拯厥贅旒暴市焚屍並  
梟元惡此又王之功也上天貽愛莫甚乎人爰祚聖哲  
弼予冲幼官守司存社稷有奉濟方割于下墊爍員光  
于上叅此又王之功也唐弼凶豎草竊岐陽吞噬舊邦  
侵逼都鄙王制以銜策觀其携二親離衆叛我盡收之  
此又王之功也華陽黑水控接岷嶓山川阻深盡為逋

藪義風所靡化行江漢此又王之功也薛舉崇姦同惡  
相濟僭擬輿服滔天泯夏西土遊魂秦山肆毒赫斯授  
律咸俘醜類岐隴齊築京觀汧渭為之不流此又王之  
功也三蜀奧區一都之會夷民紛雜蠻貊荒梗王發一  
介之使降咫尺之書而靈關洞開劔閣無隘此又王之  
功也弘農甸服襟帶河陝鞠為寇塲連城阻亂長策遠  
振不征而服此又王之功也王有濟天下之勲重之以  
明德爰初發跡肇自鴻階峻極比于嵩華清瀾運于冥

渤體茲將聖道被如仁在物不失其宜含靈咸安其所  
春生夏長信及四時地平天成兼得一闕總萬機之務  
因百姓之心保乂我皇家弘濟乎多難者也是以濟濟  
多士庶政緝熙穆穆四時要荒式序激清風以厲俗暢  
和氣以調時神功侔於造化積德高於垂象朕又聞之  
先王之宰物也尊賢尚德茂賞酬庸五侯專征九命作  
伯周襄光錫桓文是膺大啓南陽以表東海況乃道冠  
伊稷功高晉鄭酬勲茂爾朕甚懼焉今晉授相國以河

內汲郡清河武安魏郡信都高陽平原趙郡襄國通前三十郡增封唐國錫茲黑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周召分陝咸為保傅毛畢諸侯入作卿士內外之任禮實攸宜今授相國印綬唐王璽紋茅土金獸符第一至第五行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禮絕羣后任總所司朝班彛數宜以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號上所假黃鉞內外都督丞相印綬又加王九錫其敬聽後命以王繩紀禮度哀矜折獄罔不用情無或遷志



是用錫王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王分地敦本人  
天是賴疏爵務農所寶惟穀是用錫王袞冕之服赤舄  
副焉以王風雅所被獮戎咸格陰陽順理遐邇宅心是  
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舞以王翼宣皇道義聲遐暢  
三才所運四海攸歸是用錫王朱戶以居以王登賢命  
秩裒德升朝思帝所難能官流詠是用錫王納陛以登  
以王正色持衡鎔範御下式遏姦宄蕩清華夏是用錫  
王武賁之士三百人以王威同夏日志厲秋霜刑措有

期寬而不漏是用錫王鈇鉞各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以王露霜履踐裡祀恭嚴天地幽通孝思至感是用錫王  
鉅鬯一自珪瓚副馬唐國宜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  
哉祇奉大禮用膺多福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可不慎歟

王度

古鏡記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  
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

寸臯作騏驎蹲伏之象遶臯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  
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馬辰畜  
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郭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  
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炤之則  
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  
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所得同也宜其見賞高賢是  
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  
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

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  
昔楊氏納環累代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  
擾攘居常鬱悒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今  
具其異跡列之如後庶千載之下儻有得者知其所由  
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侍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  
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  
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  
將白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雄云兩月前有一

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客便寄留云還日當取比  
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  
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叙然後變形當捨汝命  
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  
大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為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為  
下邳陳思恭義女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  
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為行人李無傲所  
執無傲粗暴丈夫也遂將鸚鵡遊行數歲昨隨至此忽

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狸  
變形為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  
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  
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  
久為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  
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  
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唯希數刻  
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為匣鏡又為致酒悉召

雄家鄰里與宴謔比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  
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于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  
傷何為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一座  
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卧廳  
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觸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  
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于陰陽光景之  
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  
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

之後每日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烔右文如水波光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烔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饑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于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烔一室相視如畫劍橫其側無復光彩俠



大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常炤數丈若日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周史欲為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畧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河南苗季子

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自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入誰手今欲以著筮一斷先生幸觀之也使顧豹生取著蘇公自揲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往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洛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為入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

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為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  
篇論蘇公著筮絕倫默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  
朔旦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勣出見之覺其神彩  
不俗便邀入室而為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勣曰檀越  
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勣曰法師何以得知之  
僧曰貧道受明錄秘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瑞  
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  
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勣曰此鏡有數

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炤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更作法試應炤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藏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烟玉水等法行之無不靈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為妖由人興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為之一祀然陰念此樹

當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懸此鏡於樹之間其夜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暝纏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王字身被數鎗死於樹下度便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既而實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賑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饑百姓疾病蒲陝之間癘疫尤甚

有河北人張龍駒為度下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  
遇疾度憫之齋此鏡入其家使龍駒持鏡夜炤諸病者  
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炤光陰所及如冰  
著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曉並愈以為無害於鏡而  
所濟衆於是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如匣中冷  
然自鳴聲甚徹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謂  
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  
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嘗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為我謝

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柰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  
後月當漸愈無為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  
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承棄官  
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為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  
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行  
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  
賢吾所不堪也使涕泣對勣勣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  
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不可奪其志矣

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勸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寶鏡非塵俗物也勸將抗志雲路棲蹤烟霞欲兄以此為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勸得鏡遂行不言所適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勸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勸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



一面潤白鬚眉長黑而矧稱毛生謂勣曰何人斯居也  
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文往往有異義  
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  
二人失聲俯伏矧者化為龜胡者化為猿懸鏡至曉二  
身俱殞龜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即入箕山渡潁水歷  
太華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  
耳村間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即池水出  
黑雲大雹傷稼白雨流澍浸堤壞阜勣引鏡照之池水

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粗髯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背尖狀如鯢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勅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為耳刃而為炙甚膏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勅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勅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炤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

其病者床下有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  
遊江南將渡黃楊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渡湧舟子失  
容慮有覆沒勸攜鏡上舟背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  
四斂波濤遠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趨芳嶺或  
攀危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  
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  
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  
輩必葬魚腹勸出鏡炤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

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鼃鼃散走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津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徹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勅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遊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况登力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便言豐城縣倉督李敬家有三女遭魅病人莫能識藏秘療之無効勸故人曰趙丹有才器

任豐城縣尉勣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勣停處勣謂曰  
欲得倉督李敬家居止丹遽設榻為主禮勣因問其故  
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閤子每至日晚即靚粧銜服黃昏  
後即歸所居閤子每至日滅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  
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制之不令粧梳  
即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勣謂敬曰引示閤子之處其  
閤東有窓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窓櫺四  
條却以物支拄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勣曰粧梳入閤矣

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勅拔窓櫺子持鏡入閣炤之三女叫云殺我壻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以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娑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巖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

往知來謂勣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  
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尚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  
勣然其言即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勣曰我蒙卿  
兄厚禮今當捨人間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  
勣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即時西首秦路  
今既見兄勣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  
勣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  
遠俄而漸大若龍咆虎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即失鏡

矣

沈瑩

通志藝文畧隋沈瑩臨海水土異物志一卷

陵龍贊

楊用修異魚圖贊引臨海水土異物志本贊太平御覽載不云贊

陵龍之體黃身四足形短尾長有鱗無角南越嘉羞見

之競逐

楊作南越海人嘉羞見逐

無名氏

論命名奏

文帝名皇太子曰勇晉王曰英秦王曰俊蜀王曰秀開皇初有人上書不

省或言楊英反為羸殃因改名廣



勇者一夫之用又千人之秀為英萬人之秀為俊斯乃布衣之美稱非帝王嘉名也

鷄鳴變奏

開皇中有人上言不省其後大  
臣多被夷滅太子諸王廢黜

頻歲已來鷄鳴不鼓超類腋下  
有物而妨之翮不得舉  
肘腋之臣當為變矣

憲司劾盧愷奏

愷開皇中拜禮部尚書攝吏部  
尚書事會國子博士何妥與右

僕射蘇威不平奏威陰事愷坐與相連上  
以愷屬吏憲司奏愷上大怒除名為百姓

房恭懿者尉遲迴之黨不當仕進威愷二人曲相薦達

累轉為海州刺史又吏部預選者甚多愷不即授官皆注色而遣威之從父弟徹肅二人並以鄉正徵詣吏部徹文狀後至而先任用肅左足攣蹇才用無筭愷以威故授朝請郎愷之朋黨事甚明白

選人榜

隋辛亶為吏部侍郎選人為之榜畧曰

枉州抑縣屈滯鄉不申里街恨先生問隋吏部侍郎辛亶曰當今天子聖明羣僚用命外拓四方內齊七政而子位處權衡職當水鏡居進退之首握褒貶之柄理應

識是識非知滯知微使無才者泥伏有用者雲飛柰何屍  
祿素餐濫處上官黜陟失所選補傷殘小人在位君子  
駁彈莫不代子戰灼而子獨何以安辛亶曰百姓之子  
萬國之人不可皆識誰厚誰親為桀賞者不可不喜被  
堯責者寧有不嗔得官者見喜失官者見疾細而論之  
非亶之失先生曰是何疾歟是何疾歟不識何不訪其  
名官少何不簡其精細尋狀跡足識家法細尋判驗足  
識文華寧不知石中出玉黃金出沙量子之才度子之

智祇可投之四裔以禦魑魅怨嗟不少實傷和氣辛亶  
再拜而謝曰幸蒙先生見責實覺多違謹當割肌貫骨  
改過懲非請先生縱亶自修捨亶之罰如更有違甘從  
斧鉞先生曰如子之輩車載斗量朝廷多少立須相代  
那得久曠天官待子自作急去急去不得久住喚取師  
巫却行無處亶掩泣而言曰罪過自招自滅自消豈敢  
更將面目來污聖朝先生曳杖而歌曰辛亶去吏部明  
開賢路遇太平今年定知不可得後歲依期更入京

朝野

戴僉

鏡銘

有玉辭夏惟金去秦俱隨革故共集鼎新儀天寫質象  
日開輪率舞龍鳳奔走鬼神長懸仁壽天子萬春

又

仙山並炤智水齊名花朝艷采月夜流明龍蟠五瑞鸞  
舞雙情傳聞仁壽始驗消兵五月五日

東觀  
餘論

又

鍊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

臉傳紅綺窓繡戶俱炤秦宮

宋朝類苑  
神一作巧

又

蘭闥宛宛寶鏡團團曾雙比目經舞孤鸞光流粉黛采  
散羅紈可憐無畫嬌羞自看

又

賞得秦王鏡判不惜千金非闕欲炤膽特是自明心

又

陰陽合配日月兩相會白玉芙蓉匣翡翠瓊瑤帶同心  
人心相親炤心炤膽保千春

墓石銘

開河記云煬帝大業五年命麻叔謀開汴渠初穿一古墓得石銘字如蒼頡鳥

跡之篆叔謀乃移葬之

我是大金仙死來一千年數滿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  
逢麻叔謀葬我在高原髮長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  
兜率天

又叔謀開河至睢陽穿一墓相傳為宋司馬華  
元得石銘是日夢宋襄公召見託以護城遂

令自睢陽回曲東行後叔謀

坐罪腰斬二金刀之應也

睢陽土地高竹木可為壕若也不迴避奉贈二金刀

豐都市塚銘

隋唐嘉話云洛陽南市即隋之豐都市也初築外垣時掘得一塚棺

中有平上朱衣銘云校其年月當魏黃初二年

筮言居朝龜言近市五百年間於斯見矣

嘉話又云東封之歲洛陽

平御路北市東南隅得銘漢丞相朱買臣墓云龜言水著言市千載之後阿誰是又太平公主於京西掘放生池得墓銘亦云

突厥沙鉢略可汗攝圖

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名攝



圖

致文帝書

突厥沙鉢略妻宇文氏周千金公主從弟地勒察與沙鉢略有隙叛歸阿

波連兵不已各遣使請和公主上書請為一子之例高祖遣徐平和使于沙鉢略沙鉢略

遣使致書

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子孫孫

卷八  
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為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綵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也

文帝報書

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鉢略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既以親舊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

乙利北史作伊利

上文帝表

沙鉢略西擊阿波破禽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隋官軍為擊阿

拔敗之乃立約以磧為  
界因上表高祖詔答：

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使  
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  
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伏惟大隋皇帝之  
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  
炤臨莫不委質來賓回首面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  
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  
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

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與為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況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為藩附雖復南瞻魏闕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入朝神馬歲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袵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

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聞

文帝詔報

沙鉢略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往雖  
與和猶是二國今作君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朕甚嘉  
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致此已勅有司  
肅告郊廟宜普頒天下咸使知聞

啓民可汗染干

沙鉢略子尚宗  
女義成公主

謝恩表

染干初號突利可汗隋高祖拜為意利  
珍豆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上表謝

臣既蒙監立復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違法

又陳謝表

達頭可汗侵啓民高祖為出兵擊退之又發兵助守要害啓民上表陳謝

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世萬世長與

大隋典羊馬也

上煬帝表

大業三年帝幸榆林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獻馬三千匹賜物萬三千段

啓民及義成公主上表乞依華俗帝以為不可下詔仍璽書答啓民以磧北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

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義安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為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妬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

死命養活勝於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集作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提天下四方坐也還養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聞伏願天慈不違所請

煬帝詔



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髮文身咸  
安其性梅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  
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遠度衣  
服不同既辨要荒之敘庶類區別彌見天地之情

昌王麴伯雅

祖麴嘉金城榆中人立  
為王隋開皇中雅嗣位

下國中令

大業五年伯雅來朝尚宗女華容公  
主八年歸蕃下令國中賜帝善之下

詔

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為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為大先者

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既沐浴和風度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辮削衽

煬帝賜高昌王詔

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并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夙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世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

伯雅踰沙志阻奉貢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辮削衽曳裙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毳毼還為冠帶之國

歷北史作世肅作貢

梁神游

以下並有姓名而朝代及爵里無考總附于後

芳林園甘露頌

藝文類聚

福以德彰慶沿業皎矧茲嘉露因祥特表翻潤星夕流甘月曉奇越彫氛珍逾素鳥至道伊融大化其肇惟此

大化實感天眷降液丹墀飛津綺殿九服依風八荒改  
面敢述朦詞式旌舞忭

謝知

表

北堂書鈔

兄願除員外散騎侍郎顯侍帷幄

黃章

字伯仁魯國人

龍馬頌

藝文初學記

夫龍馬之所出于太蒙之荒域分虞淵之幽濬通天光

之所極稟神祇之純化乃大宛而再育生河海之濱涯  
被華文而朱翼資玄螭之表像似靈虬之注則奪騷衷  
之體勢逸飛兔之高蹤兼驥騄之美質豈驂騑之足雙  
耳如剡筍目象明星雙壁似月蘭筋參情

北堂書鈔頌  
云揚鸞鏤兮

揮紅沐  
之幡飄

### 顧雅

### 石硯銘序

揚州有石硯一枚是晉張華所用之器後人思念公德

愛其物年逾百祀儼然玉質也

北堂書鈔

王統

司馬穆侯頌

北堂書鈔

經綸文武謀畧弘深方將網羅鯨鯢掩征江漢誘致勅

敵大戰于絕南之地

又司空穆侯頌云雲行風動如霆如雷

滕彥

將旗銘

赫赫王靈悠悠旆旌龍旗所指八表澄清

朱玄微

火不熱論

朱先生遊於河洛之間將舍逆旅遇逆旅之火有主人  
翁夷焉先生褰裳下車環而窺之則喘喘然死矣先生  
曰嘻火之盛物一至此哉弟子孔琨進曰異乎先生之  
談也夫火之熱在羣形則焚燎消鑠在肌膚則灼爛湮  
滅奚言物之盛矣

胡虛

刀筆銘

韜管刀墨常相左右

弘君舉

食橄

大市覆甌之蒜東里獨姥之醢大鹽雜以薑菽叛奴製之春齊

催厨人作茶甃熬油煎葱瀝茶以絹當用輕羽拂取飛麵剛軟中適然後水引細如委綆白如秋練羹杯半在



財得一咽十杯之後顏解體潤

並北堂書鈔

又取瀟湖獨穴之鯉赤山後陂之蓴伺漉冷豉及熱應  
分食畢作躁酒炙宜傳酒便清香肉則豆不特麋臍若  
披繙急火中炙脂不得薰聞香者躑躅干咽者塞門羅  
奠椀子五十有餘牛膝擣炙鴨脯魚熊白麋脯糖蟹濡  
臺車螯生甜滋味遠來百醉之後淡悶下除應有蔗薑  
木瓜元李楊梅五味橄欖石榴玄拘葵美脫煮名下一

杯

太平御覽

戴良

字文讓

失父零丁

太平御覽 零  
丁猶今招子也

敬白諸君路行者敢告重罪自為積惡致災昊天困我  
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傷當以重幣贈用相賞  
請為諸君說事狀我父軀體與衆異脊背偃僂捲如戢  
唇吻參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備請復重陳其面目  
顰頭鵠顰獨狗關眼淚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納無牙齒  
食不能嚼左右蹉以西域駱駝請復董陳其形骸為人

雖長甚細材面目芒蒼如死灰眼鴈白陷如米羹杓

薛孝通

烏曹譜序

烏曹作博其所由來尚矣雙箭以象日月之照臨十二  
碁以象十二辰之經次則天地之運動法陰陽之消息  
表人事之窮達窮變化之機微履謙謝則知冲和以致  
福觀殺罰則知當路而速禍行其道則倚鹿有歸保其  
家乃瞻烏爰集隱顯藏用莫不合道龍潛雀起率皆趣

良足以諧暢至娛治協妙賞者也

太平御覽

李膺

竿橋贊

益州記 丹鉛總錄兩引一作李膺竿橋贊一作唐獨孤及招北客辭再詳

竿複引一索飛絙杙閣其名曰竿人縣半空度彼絕壑

懷夢草贊

郭憲別國洞冥記鍾火山有夢草似蒲畫縮夜出懷則知夢之吉凶武帝

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一枝帝懷之果夢夫人因改懷夢草附

帝之季女名曰瑤姬精魂化草實為靈芝媚而服之則

與夢期

贊贊

爾雅贊有力注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音鉉 楊用修古文韻語引

贊再

詳

爰有獷獸其名曰贊餓則馴服飽則反眼

三輔黃圖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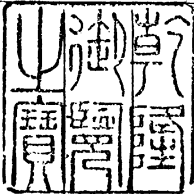
隋經籍志鄭氏通志一卷馬端臨文獻通考三卷晁氏云不著撰人

頗引劉昭漢志則出梁陳間也陳氏云多引用應邵漢書解如淳顏師古復引此書為據意漢魏間人作然崇文總目及國史志不載今本六卷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三代盛時未聞宮室過制秦

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宮觀戎使由余適秦  
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  
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秦之宮室已壯大矣惠文王初  
都咸陽取岐雍巨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於離  
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滅六國憑藉富強  
益為驕侈殫天下財力以事營繕項羽入關燒宮闕三  
月火不滅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寔曰西京欲其子  
孫長安都於此也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餘恃邦

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越舊斤斧之聲舂鍤之勞  
歲月不息蓋騁其邪心以誇天下也昔孔子作春秋築  
一臺新一門必書於經謹其廢農時奪民力也今哀采  
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闕輔者著於篇曰三  
輔黃圖云東都不與焉



隋文紀卷八